

那個我們稱之為“光音”的地方

壹、光音＝家？

十幾年前，還在唸高中的我每天總會在一塊有翁鬱樹群的地方前面停下等紅燈，坐在公車上的我總會向裡面望著那一片綠，除了那遮不住一個斜高的屋頂，其他什麼也看不見，當時我的心中總是納悶「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但卻也沒有動機、理由去追究這個問題。十幾年後的我，竟因緣際會進到這裡工作，但這個問題卻還是常在我的心頭浮現。

進到光音工作這些日子，我發現不論是工作人員或是孩子都叫這裡「光音」。說真的，我很喜歡「光音」這個名字，因為聽起來就像一個充滿陽光與音樂的喜樂福地；加上「光音」與「光陰」同音，似乎又賦予了故事般的豐厚色彩。大家總會說「我等一下要回光音」、「那些人都是我們光音的」；而不會說「我等一下要回育幼院」、「那些人都是我們育幼院的院生」。我在想，「光音」對我們這些在裡面的人而言，一定有著更深層與複雜的意義，只是那是什麼，我也還無法說得明白，大概是一種像家又不像家的特殊樣態吧！

台中光音育幼院創設於民國 39 年 8 月，為全省最早實施家庭式之育幼機構，歷年來受撫養自立之院童逾千名，現設有孤兒撫養、急難寄養、棄嬰撫育、圖書、育樂等服務，從三歲到十八歲男女院童。

目前安置院童生共計 60 位，依年齡、性別分為 5 個家，加上離院前進行獨立生活訓練的自立家，共計 6 個家。每個家庭都是各自獨立的平房但皆有專屬的前後院、客廳、房間、衛浴及廚房；每個家庭都由兩位家庭老師主責。孩子與家庭老師的關係相當緊密，常會以「媽媽」來稱呼家庭老師。甚至有同事在此奉獻了二、三十年，真正成了孩子心裡的「媽」！

貳、庭院深深—我所認識的育幼院

「庭院深深」不僅展現了十幾年前從公車上所見的光音的圖像，也表達了育幼院這種不為人所熟悉的「另類家庭型態」。我試圖以文字來呈現我見到的特殊樣貌。

一、 很多的怕

開始上班的那幾個禮拜，我真覺得自己「快掛了」！

聽了這些孩子在半夜怎麼跑出去，又如何被逮到，或是半夜起來搞怪、抽煙、爬輕鋼架到電腦教室等，也聽到老師為了要防堵他們所試的各種方法，甚至連睡在客廳，小孩還能偷偷把電視搬到房裡。

真正上班的時候，因為總有另一個同事一同值班，同事也都替我處理掉大部分的雜務，也擋下了大部分的衝突，雖然壓力可以稍微減輕一點，但是還是沒辦法真正睡沉。每次下班時都一臉倦容，那疲倦累積到後來，連剛來上班都會被以為是準備要下班。

工作了近二十年的前輩對剛到職的我說：「你會怕吼，我們到現在也還會怕耶！」當時的我心裡並不覺得我有怕什麼，工作愈久，愈是與孩子相處，愈是清晰看見「怕」的面貌，它低迴徘徊、如影隨形。有時候覺得自己不夠了解孩子，怕一些無意的行為或語言就不小心傷了敏感的他們，或是怕自己不小心被他們所傷害了。孩子與我們都是一樣，一方面想付出愛，但卻又不知道對方會停留多久，或是對方是否也會愛自己，我們用各種不一樣的方法試探對方。精力常快速在裡面消耗殆盡，卻無法迅速補充。有時，只想轉身離開，卻又意識到這必定牽連著我尚未完成的課題，就如廉說的那份追尋一樣。於是我問自己，我究竟期待什麼？增進工作的技能？助人？或是拯救自己？

我試著從反省自己平日作為來尋找答案，不斷反問自己為何如此在意

他人眼光？如此害怕被遺忘？我這般追求的似乎只是一個深不見底的黑洞。那黑洞是人類無限的欲求，存在自己的心中。這讓我看見自我終極的自私。那些所謂為了別人好，但其實終究只是在滿足自己的想望、撫平自己內心的波動吧？！

每每察覺到這樣的心情，說真的很懷疑自己有能力繼續協助這群孩子，甚至身旁一同打拼的同事？！難道踏入這個領域又是一次自大與自識不清的證明？腦中浮現的是一一次次自己後悔地說著「我以為我可以…」

這應該也是「怕」的一種。

二、 與孩子的連結

雖然我一直害怕親密，也刻意跟孩子保持某種距離，但孩子主動靠近卻是我無法閃躲，且終究要面對的攻勢。

在我最想要提離職的時候，瑩瑩問我：「老師，你不會要走了吧？！」我很驚訝，在我什麼都沒說的情況下，孩子居然可以感受得到我想離去的念頭。那個時候，小志也讓我很掛心，在學校一天到晚闖禍，常被我處罰。可是，他還是能感受到我對他的關心，並且回應，甚至能維持好一段時間，每天都到辦公室站在我旁邊唸半個小時的書，還記得有一次他特地問我想不想吃他煮的麵，在我答應之後，他馬上去煮了一些麵跟我分享。

三、 保育員與孩子之間的撕裂與縫補

保育員與孩子之間常因管教而引發衝突，情感的撕裂與縫補就在互動的往返中進行著。撕裂是容易的，但縫補卻是需要很長的時間，有時候甚至需要特別的時機才有辦法補得起來。在矯正孩子一些偏差行為的過程中，有時情感的撕裂是必要的，因為要先破壞才有重建的可能，這裡指的包含情感、行為與價值觀，當孩子調整過來之後，再讓他回頭去檢視他先前的狀態，他反而能有更大的成長。適時地跳脫親密關係來協助孩子做各

方面的調整便是我們與一般家庭最大的不同。

四、 競合之間的微妙—團體內複雜的關係鏈

對於被安置在此處的孩子特質我是早有了解的：防禦性強、渴望被完整呵護、敏感…等特質，但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相似之處，於是我知道這份工作對我而言，是更困難的挑戰。我以為了解了這樣的情境，我就叫作做好了心理準備，但其實不然，我仍被許多事物所震撼，其中之一就是團體內關係鏈複雜的程度，實在令我難以想像。

老師／非老師、院生／非院生、男生／女生、教保／社工、辦公室／帶家、資深／資淺、聰明／非聰明、受歡迎／不受歡迎、孤兒／非孤兒、就學／非就學、就業／非就業……這裡面有千百種定義化作千百道疆界，畫出千百種連帶。

每個人多重角色的歸屬在團體中形成了複雜的競合關係，也使得很難從表面的行為交往中去認識兩者之間關係的微妙，但時間一久，你真的就會感受到他們彼此支撐著對方的力量有多大！

生存遠比我想像的複雜得多。

我自認是一個吝於（或說是）怕於付出真情的人，因為不想（或說不敢）承受可能的失去。在這裡工作以來，曾經有一度我覺得自己投入得太深了，就快要無法脫離切割時，心裡好害怕，而且心中是不斷想起神鬼奇航裡，傑克的父親因到幽靈船上太久，也變成船上的一部份，某此時候他能拾起記憶談起過去，但很快的，他又被吸回船的本體，一動也不動地為船的一部份。那場景讓我印象深刻，因為寫輝映出我內心的恐懼與擔心——生怕沒了自己。

但又有誰有獨立於世群之外，我又為何不願融入所處的世界呢？我這賭氣的姿態，好熟悉！這不是那些孩子常常我們擺出的姿態嗎？！難道這些孩子也跟我一樣，習慣用一種又疏離又緊密的距離維繫著關係嗎？

五、 模糊的定位

剛進到光音，主管面試時問過我，對於自己的工作有什麼樣的期待？我記得我回答，就陪這群孩子走一段時間。這是我認為最簡單，但日後卻也最難達成的承諾。因為自己也陷入了投入、回報、犧牲、拯救、逃避的戲劇中。這樣反而無法澄清原先那樣單純動機與美好。

其實在這裡工作，我們常常要面對許多的內在衝突，例如：面對孩子時，我們究竟是家長還是老師？我所投入的是志業還是工作？我要投入多少？面對孩子，常常要面對輔導與管教之間的矛盾？孩子負面的回應也常讓保育員的信心與動力深受打擊？光音對他們來說究竟是家還是機構？行政還是生活？當我們在自問這些問題時，孩子們其實也從他們的角度問著一樣的矛盾。

除了我們與孩子內在各自的衝突之外，影響著彼此關係與互動上的，還有社會對我們（保育員、院童生）的想像與期待。這個社會對於院生的想像、對於保育員的期待，常因認識不足或刻板印象，而懷抱不切實際之幻想或評斷。但這些強大的輿論與看法卻透過各種方式浸濡內化至每個院生與保育員的意識中。但我們卻沒意識到我們正走在非彼非此的另一條道路上，只是我們還沒找到或是還不太確定它的名。

以下是我寫給幾位同事的信，期待討論這個部分：

親愛的各位：

來光音這些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也看了不少...在許多事件的洗禮後，心境卻仍舊無法澄明、遇見本心，而別談從容自得。

我的心中常常在累積感嘆、怒氣，甚至怨懟。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帶給孩子是什麼？我總是自問。

有時也會問自己胸中的怒氣是從何發？可是我一直找不到答案，只是一再尋求發洩，一直到今天下午聽見一些社會對於安置機構不實期待的文字後...我才清楚地看見我那無以名狀的氣。

我氣的不是特定的人、特定的事，而是社會這個結構怪物。

長期以來，安置機構被期待為比家庭更完整的家庭，連工作人員被期待有十八般

武藝及金剛不壞之身，為孩子提供更周全的照顧…也期待孩子能在這樣良好的環境中發展出各種能力，也涵養優良品格，之後能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

不知道是一般大眾不熟安置機構現場而給出的「超萌」的期待，或是理論學家太過理想化所談出的社會責任。總覺得社會賦予了我們這樣不可能的任務：一方面要我們無微不至的照護，一方面卻又期待孩子從中長出生命的力量，何其矛盾！但是所有的結構、制度卻都被這樣設計，而我們卻只是不斷在這樣的框架中墜落。

有時，我們被要求要營造家庭的溫暖氛圍，但卻不適合編織像家人的緊密；

有時，我們被要求支持、陪伴與包容，但卻很難要求相對的成長、回饋與尊重；

有時，我們被要求將生活與工作分開，但生活離不開工作，而工作也儼然成為生活；

有時，我們又被要求要奉獻工作以外的生命給工作，但私生活是私生活、工作是工作……

這當中，投入的、消耗的、死傷的…無法計數。

而我們所有人就像是在填補一個無底洞一樣。

現場工作人員，含保育老師、社工常都陷入無力的狀態，無以為繼。

我們常在說要協助孩子、服務孩子，但我們在服務的怎麼好像是社會這個巨大的怪物機器，甚至連孩子都變得好像是其中的燃料一樣，不斷在犧牲，以成就那虛假的美談。

而這樣怪異的機器的產物（這些孩子）要怎麼完美？或是完整？先不要說達成大家的預期了。

工作人員為符應那些期待，給予自己過高的期望，全心的投入總是沒被接納、肯定，熱忱也就在當中磨耗殆盡。

這樣的惡性循環要到哪一天才能終止？

你們有什麼想法呢？

耿賢

保育員與孩子們在這混沌當中的期待、沉溺與失落也如我信中所寫一樣，呈現無止盡的輪迴。

前些日子收到孩子給我的生日卡片，她在信中抱歉這半年讓我哭了好幾次，也感謝我對她的給予，更希望我趕快看破這一切。看完卡片，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盲目與孤行。說真的，很感謝她點到了重要的點。也突然想起有一次她對我說：「你為什麼不像一般老師一樣只陪著我們就好？！」我想我得拿這句話時時警惕自己，雖然我仍執意要告訴他們應該告訴他們的事。

六、 同事之間的相互學習與支持

一直以來，不論我在哪裡，總能跟同事處得不錯，在光音也不例外。從一進光音，我就很明顯感受到主管對我的看重與支持。主管總是給我很大的空間發揮，也很看重我的意見，讓我得到很大的價值感。我從帶家到坐行政辦公室，得到同事很多的幫忙、關心與指導，讓我能逐漸上手我的職務。在我看來，這裡的同事個個都像潤澤的珍珠。除了工作上的交集與合作，在私下也成了好朋友，然後在生活裡相互分享與支持著，我相當珍惜著這一份難能可貴的情誼，也很難割捨這一片溫暖的氛圍。

● 大郭媽：接納

對這群孩子來說，大郭媽就是個媽媽。甚至對我來說，大郭媽除了是個前輩之外，也是個媽媽，這可能是她與我母親同年紀所產生的移情作用。不管如何，她對人深度的接納總能長出強大的支撐力量，或許這些孩子現在不覺得，但我仍深信在往後的某一天，他們會發現的。

記得剛進光音時，大郭媽時常告訴我，對這些孩子要接納，而且是要完全的接納。但這又談何容易？！要做到這樣的我們，心門要敞開到什麼程度？！相對情感的投入必然深厚難測。要如何深刻地接納又不懷抱期望？！這不是人會有的心態，而是神的胸懷。是我把母職看得太艱難，還是母職其實是成為神的試煉？！想想在光音，我看到每一個工作人員，在照顧孩子的過程中，總是在希望與失望的反覆中重生。

在此一待就二十多年的大郭媽常說，對她們來說，工作跟生活已經分不開，甚至常常待在光音的時間還來得比家裡多。說真的，並非所有人都能這麼做，也並非每個人都該這麼做，在我看來，這是孩子們的福氣。

不確定去年的母親節還是大郭媽的生日，她收到了一朵花，其他保育員開玩笑地說很羨慕她，大郭媽笑笑回了一句：「這是二十年換來的耶！」這讓我想起教育理論裡常說的「百年樹人」，也讓我重新檢討自己的無用

的心急求果。

- 小郭媽：可愛、溫暖、善良、愛打掃的歐巴桑

小郭媽是個能談笑風生的人，總能散發可愛的氣息，對於居住環境空間也頗是要求，總會將居住的地方打理得乾淨，甚至佈置得舒適。

小郭媽可愛的舉動多到數不清，我就舉幾個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有一次我無意間看到她在溜孩子在玩的滑板車，竟然讓我開心了一整天。記得小郭媽跟我分享她幫那些大男生敷面膜的照片，那些大男生們享受的表情到現在想起來都還會讓人覺得發笑。

與小郭媽相處的這段時間裡發現，她與我一樣關注自己過往童年受創的經驗，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但她比我強韌得多，因為我不只一次看到她從困境中重新站起，令我敬佩！從帶家調到資源回收，再調到支援班，最後又調回去帶大男生家，這過程中涵蓋的適應，不只是工作內容的調換，更是對自我信心的考驗。雖然走得顛簸，但仍一步一步繼續前進著，這是最資深的小郭媽的選擇，她常說，對這些困仔，放不下啦！

- 妙妙：聰明、童心、直率、團體動力

佳妙是個相當聰明且善於運作團體動力的人，不論在帶孩子或是同事之間都是。在團體會議或聚會時，她總能拉住主 key，見的也都相當犀利，這需要思緒清晰的頭腦與敏銳的觀察才能做到，再加上她率直的個性與熱情的童心，真的是孩子們不可多得依靠（是榜樣也是朋友）。

- Heidi：認真、條理、堅持

早在第一次到恩慈家實習的時候，就從 Heidi 那條理分明的文件以及井然有序的物品擺設見識到 Heidi 有條理與認真的個性。就寢前她帶著孩子沉澱心情，並對今天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說出感謝，讓每個孩子帶著平樂滿足的心情入睡，真的很溫暖人心。看著白天搗蛋的小孩在睡前帶著她自己的乳液來給 Heidi 媽媽擦，並且要擁抱她才進房睡覺，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 Heidi 能一直一直堅持如此保護這群孩子的緣故。

最近還見到她另一個更令人讚賞的特點——勇氣。因家中孩子進入青春期的叛逆，Heidi 面臨瓶頸時坦然面與調整的勇氣，令我佩服！雖然有時並不全然贊同她對孩子保護的方法，但卻很肯定她這樣的心意，因為那也是一種完全的呵護，那種我們小時候都很想要的。

參、這個由生命相互碰撞、發光的地方

像光音這樣一個地方，或許像大郭媽說的一樣，世界最悲慘的、世間最溫暖的都發生在這裡。那孩子的身世、一再的分離、我們過去的黑暗會不會是最慘的？我不知道。最溫暖的難道是奉獻、投入幫助這群孩子？還是孩子之間的相互支持那種連帶？我也不確定。

有時候我在想，會不會是，根本沒有悲慘的或溫暖的分別？而只有各種連帶交錯出現所造成某種無以名狀的共鳴？每個人都在這裡各有歸屬、綁束、支撐甚至撕裂。感覺這裡包含的一切就是生命的原型——混沌。

這裡就像一個小宇宙，起與滅在此不斷輪迴，生命豐富，有生有滅、有垢有淨、有增有減…每個人都堅守自己認定的天命，使得宇宙本身總能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而細部的每一個我們也在千萬個疆界所畫出不同的連帶中彼此支持與對抗著。但一樣的是——我們的確都歸屬著這裡，歸屬著「光音」。

每個人都努力地在這當中做自己盡自己的天命，而我們也總在曲折的處境中感嘆生命的艱難，但拉遠來看，生命的路徑本就存在於複雜角色之間來來回回的擺盪中，而這些曲折其實都成了生命的色彩。

這裡有成就、有挫折、有悲歡離合。有人因厭煩不得超生之苦，決定離開，但即便穿越之後離去的卻也真實地影響了這當中的質地；有人持續沉溺於這樣的苦逃脫不了；有人是執意在當中尋找自己的存在而選擇繼續撞擊；也有人選擇游離、流浪著。

再次想起一位醫師對我說的，我們所存在的世界，不是天堂，也不是

地獄，而是煉／練獄，因為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獄的我們總能在這當中不斷創造出新的意義。

光音，對我們而言，或許就是一個具有揉合、獨特意義的概念，它跨越、融合了「家庭」、「學校」與「機構」的意涵與功能，不論它有多麼複雜、難以名之，但它就是我們生命裡的某一個確實的歸屬地。